

宋

史

九八

列傳卷第九十九

宋史三百四十

開禧司上樞密國事兼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等奉
勅修

呂大防

兄大忠
弟大鈞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大常博士父黃比
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
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
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
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

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訐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

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
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
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
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
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
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
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
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
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
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

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衆

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會
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
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
衆大防奏䟽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
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仲承天威俯酌時
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
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
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
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

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
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
民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絕進直學士居
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
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
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
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
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選不能對自是
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
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

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
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
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
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
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
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
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
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
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
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

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實于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

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
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
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
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姊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
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
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
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
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
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

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噐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燾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

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
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
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
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先祿大夫知潁
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
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
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
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
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

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
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
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
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
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
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
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
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
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
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惠

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爲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

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穎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穎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

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古
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
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
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
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
蝗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
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
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
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陽爲
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

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
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家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
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
馬洧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
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
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
治民之要洧自以爲得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
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
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
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